

經濟學大綱

綱 大 學 經 濟

著 肇 上 河

譯 隱 豹 陳



武漢解放後之第三日
賄於周口冷攤

200元 中州幣

1929 1 20 付排

1929 4 10 出版

1 — 3000 册

1929 5 15 再版

3001 — 8000 册



布面精裝每册實價洋二元五角
紙面平裝每册實價洋 二元

序

本書上篇“資本家社會的解剖”，是我由一九二七年四月起至一九二八年三月止，共一學年間在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講授了的經濟原論的講義稿本。我在這個大學任教授的職務，任了二十個年頭，每年都從新把講義稿本改寫一次，成了習慣。那怕內容上毫無變化的部分，我也得改寫一遍，因為，如果稿本上的墨水痕跡不新鮮，我就不能夠提起精神對學生講授。不過，到最近的時候，內容上可以改變的地方非常減少了，所以我正暗暗的憂慮着：難道以後每年都要忍着痛苦，去宣讀同樣的講義嗎？正在這時候，我被當

局的人，給了一個辭職的機會。我歡歡喜喜的撾住這個機會，由大學的研究室，退回到自己住宅的書齋了。這樣一來，我倒免得負一種義務，年年都去改訂同一個題目的稿本了。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劃一個時期，把我此後的研究，擴張到經濟學以外的範圍去。我決心，在進行這種新的研究以前，先把我的講義的最後稿本整理起來，印成一本書。本書上篇，就是這個決心的結果。不過，因為改造社“經濟學全集”的計畫的實行期間的關係，我未能得着充足的時間，去做補訂工作。所以我打算在不遠的將來，還要從新加一次筆。

關於這個稿本的公布，我還得做一點報告和說明。第一，這個稿本雖然稱為經濟原論的講義，但是，只要看一看，誰也知道，他在實質上，幾幾乎是和馬克斯“資本論”的解釋一樣的東西。也許有一些人，覺得這很奇怪，却是，由我看來，因為馬克斯“資本論”是頂好的經濟原論，所以我在自己去講授經濟原論這個課目的時候，就不能不全然依據“資本論”。也許還有人說，縱然“資本論”是頂好的經濟原論，如果照這種辦法，不會太過於偏向馬克斯嗎？却是，據我的意見說來，真理這東西本不會有兩個的，所以，如果馬克斯的學說撾住了真理，我們當學究的，無論如何，除了把自

己的研究放在他所建設的基礎之上，實在別無辦法。並且，照馬克斯克的研究法和敘述法說來，“資本論”第一卷的內容，應該專是關於資本的生產進程的考察（所以，在第一卷裏面，關於流通進程的考察，是暫時丟開不管的），第二卷的內容，應該專是關於資本的流通進程的考察（所以，在這裏，生產進程是丟開不管的），第三卷的內容，也應該是關於總進程的考察，就是說，把生產進程和流通進程二者統一起來時的整個進程的考察。〔進程是日文“過程”二字的翻譯，就是進行的程序的意思。也有人譯成“行程”我却嫌他和“形成”的音相混，所以用“進程”——陳〕。再進一步，單拿第一卷說，也是一樣，在這一卷裏的敘述的進行，必定非採用商品——貨幣——資本的順序不可。如果有人以為，可以隨便把這些順序抽換顛倒起來，這人一定就是還沒有懂得馬克斯的方法的人。因為上面說的這些緣故，所以，我的講義的構成，也就不能不一一依據“資本論”的構成了。不消說，在有產者經濟學的陣營裏面，各學者的著作的體系，從目前實況看來，是極不一致的，動不動就是甲某某的經濟原論，乙某某的經濟原論，在內容上和敘述的順序上，都是相差得很遠的。因為這個關係，所以那些學者都覺得，如果自己的書的篇別，和別人的書沒有什麼標新立異的地方，就會

成爲學者的恥辱似的。但是，這完全是無聊的擺架子。要知道，無論什麼學問，只要他是一種值得叫做科學的東西，各學者對於這學問的研究，就應該被統一在一個體系之內。因爲，只有這樣，諸學者在研究上才有協力的可能，也只有這樣，那個科學的發展，才可以實現。關於這個道理，只要讀者諸君看一看理科或醫科的學問的實況，就會明白的。在馬克斯學術的陣營內，一切研究，都是被統一在馬克斯所安置的基礎之上的。並且這個基礎工作，建築得又有秩序，又很鞏固，用不着有很大的修改。我這部說明經濟學的基礎部分的講義，所以會變得和一本“資本論”解說一樣，根本的理由，就在這裏。

其次，我的講義是限定每星期講六點鐘，於一個學年之內講完的。所以我那時不得不把這個有限的鐘點，分配到各種問題上去，總想把各種研究對象隨着他的重要程度的高低，或多或少，分配起來，才免得問題輕重和講義時間多少之間，發生不相稱的毛病。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那怕在俗流經濟學派〔這句話是指正統學派以外的，那些只圖用一些通俗的敘述或無謂的議論，去敷衍門面，故意把價值和勞動的關係，隱藏不說的經濟學派，如像歷史學派或心理學派就是其中頂著名的——陳。〕的著作裏面，照例是要費許多頁

數去說明的題目，如果他真是不大重要，或只不過一種常識，我也只得把他棄而不顧了。並且還有一層，我在京都帝國大學裏面，是要遵照學校的規定每隔一年，輪流去擔任講授經濟原論和經濟學史的。和我輪流換着擔任這兩個科目的田島教授，後來雖然辭了職，教授會却仍然決定叫我照常隔年輪流擔任原論和學史。所以，凡是放在經濟學史的講義上去說的，如像關於諸學派的某一些批評等等，我都可以在原論的講義上省略不提，並且爲時間的關係，也不得不省略。在我的原論的講義上，關於諸學派的批評很少，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我的最後的講義，即現在刊行的這本講義，雖然差不多是始終祖述馬克斯學，却是，在最初時候，我的講義並不是這樣。比這分最後講義前一學年的講義，以及比這前一年的講義更前一年的講義，却被學生們爲節省筆記的勞力，印成活字版，違背我的意志，擅自拿去當作非賣品販賣過，在目前，還可以找得出這種印刷品；從這些學生私印的東西〔日本官立大學法科政治科經濟科的教授們的講義，照例被學生們私自偷印販賣，曾經屢次發生訴訟問題，始終還是禁不住——陳。〕看來，也可以證明，我的講義，越到近年，越和馬克斯學的解說相接近。這件事，正足以表明，我并非起

頭就是盲信馬克斯學的人。老實說來，我的講義，寧肯說是從非馬克斯派的經濟學，即現今我們把他叫做有產者的經濟學或俗流經濟學，排斥着的東西，出發了的。舉例說，如像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的關於分配論的講義——題目叫做經濟學上的特殊問題——裏面，我就只介紹了，賁巴衛(Böhm-Bawerk) 陶西格(Taussig)，克拉克(Clark)，加福爾(Carver) 斐雪(Fisher)，戡滿日(Commons) 等人的學說，幾乎一點也沒有說到馬克斯的學說。再看看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分的經濟原論的講義案，序論是由“什麼是經濟學”？和“什麼是富”？兩節合成的；本論是由第一篇生產論，第二篇交換論，第三篇分配論而成的；再看一看第一篇的內容，又是由第一章生產和勞動，第二章勞動的社會化，第三章生產手段，第四章再生產，第五章生產力和社會組織，等等合成的。無論是誰，只消看看這些篇別，也就可以推測出，那時候的講義，和現在刊行的這本講義比較起來，在體系和內容上都大不相同，離馬克斯學是離得很遠的了。總而言之，我最初是從有產者經濟學出發去研究，在許多年間，想求一個心安意得之地，不覺得一步一步，走近馬克斯，到最後，竟轉化到一個和最初出發點完全正相反對的地方去了。我爲完成這個轉化，竟在京都大學，花費了二十

年的歲月。這個事實，在一方面，固足以證明我的愚魯遲鈍，却是，在另一方面，恐怕對於世上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所說的，什麼我是無批判的馬克斯學盲信家一類的批評，也可以成一個抗辯罷。回顧起來，我向着馬克斯說的推移，實在經了多年的躊躇和折衷的態度之後，才能夠實現出來，雖然有點慚愧，然而唯其因為是經了許久的思索研究才得到的結果，所以，在今日我倒覺得，縱然有人照中世紀的野蠻習慣，拿烈火燒身之刑來嚇唬我，我也不能夠把我在學問上的所信，丟了去的。

本書下篇“資本家的經濟學的發展”，是把我在一九一三年八月所刊行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史的發展”一書，加了若干的修改而成的。（我近來，已經不使用資本主義的生產及資本主義的社會一類的話，都改用資本家的生產或資本家的社會，等等字樣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把“資本主義經濟學”，新改為“資本家的經濟學”。又，我改“史的發展”為“發展”，沒有別的理由，只不過要想他和上篇的題目字數相稱罷了。）關於文字上的小小修改，差不多各頁都有，也有一部分改得很多的地方，如像關於亞當·斯密斯(Adam Smith)的天然的自由的說明一條，就是一個例子，不過頂重要的變化，是這些：在開頭加了序說數節，在

第二章和第三章加了斯密斯和李嘉榮 (Ricardo) 的勞動價值說。

這本書，是我把我在刊行以前若干年之間，關於經濟學史，以英國經濟學者爲中心，搜集得來的材料，整理而成的一本書，也就是我當時在京都大學所講授的經濟學史的稿本之一部分。和這種講義同時代的經濟原論的講義，是離馬克斯學離得很遠的，這件事，前面已經說過，所以，和經濟原論恰相關聯的這個著作，若從馬克斯學看來，也是有很大的缺憾的。當這回從新付印的時候，我也曾努力試行儘量的修改，希望把他引到我現今的立場上來，但是，這種辦法，猶如不能把已經畫成功的中國南畫加以修改一樣，幾幾乎是不可能的。勉強加以修改，反覺得，會把舊來那個形成着一個統一體的著作的面目，損傷了似的。——請讓我暫時對於元來這個著作，說幾句話罷。

我從一八九三年起，到一九〇二年止，當了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在這個期間中，我開始讀了耶穌基督教的聖經，看見其中所說的一種可以叫做絕對的無我主義的東西，心裏大爲感動。從那時起，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問題，就常在我的心裏縈繞着。我在大學畢業後的第三年，即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把一切職務都拋了去，跑到當時提倡着“無

我愛”的伊藤證信氏的無我苑去，就是因為要想把這個積年抱着的問題，求一個根本的解決，並非因為偶然一時興會所至，才那樣做的。從那時起，更經過三年，到了一九〇八年的秋天，我才開始在京都帝國大學供職，一直到本年春天為止，差不多整整在職二十個年頭。我在這個期間的研究，從今日回顧起來，單拿經濟思想史的範圍說，在最初約莫十年之間，仍然還是以從前那個積年的問題，即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關係的問題為中心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舊著“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史的發展”，才會由曼德維爾 (Mandeville) 的承認利己心的主張起頭着筆，到拉斯近 (Ruskin) 的否認利己心的主張止，就擱了筆。因此，那本書，不像一本經濟學史，倒反好像一本反映在經濟範圍內的道德思想史一樣了。那樣一本書，到底是好是壞，姑且不管，總之，我覺得，好像他總算成了一個統一的東西。這次重印時所追加的部分，如史密斯的價值說，或李嘉朵的價值說，等等東西，在舊著裏面省略未載，從當時那本書的計畫說來，當然是應該的。這回把這些部分追加進去，我倒反覺得，有點破壞了全體一貫的脈絡呢。

舊著是敘述着承認利己的活動的思想的歷史變遷的，把這種思想的成立，發展，死亡，以及替代這種思想的東西

並這種替代的歷史進程，等等東西，都敘述得很明白。這樣一本舊著，也許還能夠有若干的價值罷。那書上所謂利己的活動的承認，在本質上，就是等於資本家的利己的活動的承認。當從前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家的社會的推移期間——就是說，當封建社會崩壞了去，資本家的社會在崩了的廢墟之上成立着的期間，有產者正站在一種特殊的立場上，去代表人類勞動的生產力〔即人類勞動能力在社會關係上創造一種使用價值時的稱呼——陳。〕的發展的。有產者在那時候，帶着一種革命的使命，歷史為要使他們這種使命能夠實現出來，就不能不給他們一種不受任何拘束的活動的自由。“私惡就是公利”這種主張〔即承認利己的活動的主張——陳。〕，所以會發生起來，去反抗封建的道德思想，只不過因為那時在人類生活的物質條件上所起的變革，反映到人類的“觀念形態” Ideologie〔這個字有時又常常被人譯成“意識”，或“意識形態”，他的意思，是指習慣，心理，道德，思想，學藝等等而言的——陳。〕去的緣故罷了。這種思想，當時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發展而發展過，現今又要隨着資本家的生產的崩壞期的到來而崩壞了。所以，我那本舊著，作為表示這樣變化的進程的東西，也許能夠有若干的價值罷。

如今世界正當着第二的變革之期，世界無產者正要替代有產者，站到一種特殊的立場上，去代表人類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形態變革的歷史使命已由世界有產者，轉移到世界無產者身上去了。然而世界無產者的一切活動，不管是在身體外部或是在精神上，却都受着全般的拘束。就單拿道德的範圍來說，什麼罷工，怠工，以及其他世界無產者所企圖的一切的階級鬥爭，無論那一種，都被世人非難，認為無道德。但是，從道理上說來，世界人類現今所住的社會裏面，也應該像在一千七百年代〔就是說，從一七〇〇到一七九九年之間——陳。〕的初葉，發生了“私惡就是公利”的思想一樣，發生一種“勞動者階級為自己階級利益的奮鬥，就是為人類全體的利益的奮鬥”的思想了，並且在事實上，已經正在發生着。因為，在階級社會裏面，一切公益的實現，必定是要拿私益的實現為媒介的。

總而言之，本書下篇是敘述有產者經濟學的歷史的發展的大體的，本書上篇是說明那個繼承這種歷史的無產者經濟學的大要的。把上下兩篇合起來，稱為“經濟學大綱”，雖然好像有點僭越，但是，從實際上說來，在微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我自己的確覺得已經搥住大綱了。〔關於這篇原序，譯者還有一個頂重要的意見，因為太長不便夾在小註

裏面敘述，所以放在譯者所寫的跋文裏面去了。如果讀者急於要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意見，就請讀完了這篇序之後，接着就看看書末的跋文——陳。]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河上肇

譯者註(一) 在序文後面的追記之後，原書接着就是一個例言，說明附註的地方和插畫的目次。現在本書照樂羣所刊行圖書的通例，改為橫行，排列已經變了，並且，因為減少讀者負擔的關係，已決定略去插畫，所以這個例言，當然也不須翻譯了。

目 次

卷頭像片(著者肖像——鹿子木孟郎氏筆)

上 篇 資本家社會的解剖

頁 數

序說 3

第一節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出發點 4

第二節 研究方法 12

第一篇 商品及貨幣 21

第一章 商品 21

第一節	當作商品的構成分子看的使用 價值及價值	21
第二節	價值形態（當作價值的現象形 態看的交換價值）	37
	（I）簡單的價值形態	39
	（II）擴大了的價值形態	64
	（III）一般的價值形態	71
	（VI）貨幣形態	79
第三節	諸商品的交換進程	81
第二章	貨幣	97
第一節	價值的尺標	98
第二節	流通手段	108
第三節	當作價值物本身看的貨幣	138
	（a）儲財手段	139
	（b）支付手段	144
	（c）世界貨幣	155
第二篇	資本的生產進程	158
第三章	貨幣變形為資本	160
第一節	資本運動的一般形式	160